

烟台故事·祠堂探幽

编者按

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,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,是民间建造最好、存世量最多的古建筑群体,是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和有研究价值的实物。以福山为例,仅明清以来城内就建有祠堂400余座,至本世纪尚存51座,其中近20座屡经修缮,至今保存较好,5座成为市、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。本报今起将陆续推出“祠堂探幽”系列文章,以飨读者。

土峻头鹿氏祠堂：敕建并赐祭品

于维平 史纪明



土峻头村位于福山区回里镇,全村300余户人家,90%姓鹿,鹿氏祠堂是族人对祖先“饮水思源,报本返始”虔诚孝思之地。

土峻头鹿氏系清朝福山名门望族。元代,鹿氏祖先从河南中州迁徙至福山县城里。清康熙九年(1670)十一世鹿廷瑛与族兄鹿廷瑄同科考取进士,成为福山科举史上第三对兄弟同科两鼎甲,名噪福山城。

鹿廷瑛考取进士后,被授湖广宜章县知县,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,协理河南道,掌山东道,秩从五品。鹿廷瑛一生为官清正,断案清明,成就卓著,为人率直耿介,晚年致仕,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,颇得赞誉,故康熙壬申年(1722)春被封为侍御公。

鹿廷瑛长子鹿永弑、次子鹿永鑑(简体字:鉴)兄弟二人徙福山名山——狮子山前土清岭头脚下建村,以方位名村土清头,后取土岭高大、清为山峻之意,易名土峻头,至今已有350余年,繁衍子孙13代。

清嘉庆二十一年(1816),朝廷为鹿廷瑛追封,敕建鹿公祠并颁发圣旨和两盏金盅、玉磬等祭品,鹿氏子孙便于次年在土峻头兴土木,建设鹿氏祠堂。

鹿氏宗祠位于村东南,坐北面南,占地290.16平方米,建筑面积110平方米。与其他祠堂不同的是,鹿氏祠堂的大门设在祠堂祭祀大厅东侧,面北,与围墙连在一起。据鹿氏族人说,这是因为宗祠南面原为一片良田,鹿氏祖先为了不毁坏良田,对大门的位置做了专门的设计。对此,官宦家族祠堂的殊荣——两尊旗杆只能竖于祠堂祭祀大厅后面(后损毁,修缮未竖)、门楼大门西侧,足见鹿氏祖先崇尚民意和保护资源之高风亮节。

鹿氏祠堂门楼较祭祀大厅明显偏低,造型简洁,朴实无华。门楣上方悬有一块白底黑字匾额,上书“河南名族 鹿氏宗祠”两排8个大字。这8个字是鹿廷瑛旁系子孙、嘉庆元年进士鹿维基所题。祠堂门楼两侧有碾头砖雕,正面图案右侧为奔跑在祥云中的天马,寓意“飞黄腾达”;左侧为一只獬豸,在中国古文化中,獬豸是能辨别是非善恶的神兽,象征公平正义和勇敢坚强。门楼背面砖雕图案右侧为梅鹿,左侧为仙鹤,寓意“鹤鹿同春,幸福绵长”。

进了祠堂门楼,是由围墙和院墙隔出的狭长通道(俗称夹道),通道前头为一面嵌在围墙里的影壁,图案为“福”字。沿影壁右转,就来到宗祠前厅之前。

前厅面阔3间,居中间祠堂大门,门两侧各置一个圆形抱鼓石,上面雕有形象生动、风格简约的图案:东边的抱鼓石下方阳雕“河马负图”,寓意“王者有仁德”,象征祥瑞;西边抱鼓石下方阳雕“犀牛望月”,寓意“喜从天降”(犀与喜同音)。大门上方走马板、两块碾头团寿砖雕之间有一块白底黑字竖额,上书“敕建鹿公祠”5个大字。大门为三级台阶,门垛为青砖砌筑。祠堂

南面的花格瓦图案围墙中间做一影壁,中写一大“福”字,与大门相对应。

祠堂前厅大门内两侧是开通的,主要用于接待前来祠堂祭拜的宾客,东屋安放一张条几,上面摆放着玉磬和圣旨以及鹿廷瑛生前为官时用过的朝珠、官服等;西屋靠墙置有一张八仙桌,桌前有条几和春凳。前厅大门为三架梁结构,阴阳合瓦屋面,瓦格镂空龙头屋脊,外墙体腰线以下为料石砌筑,腰线以上为白灰抹面,简洁明快。

祠堂院落为一字型甬道,沟通大门和祭祀大厅,甬道两侧各有一株参天柏树,象征鹿氏家族根深叶茂,繁荣昌盛。

祭祀大厅3开间,面阔10米,进深6米,为五檩结构,前廊后厦。大厅为阴阳合瓦屋面,清水“龙头钢叉”屋脊,“钢叉”系清朝皇帝敕建朝廷命官家庙独享的标志。4条垂脊各安装一组陶制小兽——“屋脊六兽”(虚拟名称为走投无路、傍子望月、随风打旗、为虎作伥、赶尽杀绝、鸱吻),门垛4块碾头砖钱檐分别雕有变形体“福”“禄”图案。大门为普通黑色木板门扉。大门两侧砖垛上有黑底金字楹联,上联“朝经数代世受国恩科第连登承北阙”,下联“派衍中州脉传家学兄弟同榜捷南宫”。两个枋窗搁木上空白处悬有两块匾额,分别墨书“千百年祖宗如在”“亿万世子孙同荐”。月台游廊由两根檐柱支撑,柱子底部直接没入月台,没有柱础,檐柱上半部分是圆木,下半部分是80厘米高的八面形石柱。这种设计可以避免全用木柱受地面潮湿而腐朽现象的发生,确保房屋结构牢固。大门和枋窗外形朴素,没有太多装饰和彩绘图案。

祭祀大厅内正前方墙上悬挂鹿氏祖先画像,画像两边是宗谱和对联。画像下,安放一个几乎与大厅面阔等长的大条案,上面摆放着鹿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及钟形玉磬等。条案以外,大厅内还有12扇屏风,均以竹胎为芯,紫檀木为骨架,外施大漆,上面绘有山水、人物及花鸟等,做工精细,栩栩如生。大厅南二檩上有一处墨书题记:“大清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元孙六世孙全建三月初九日大吉大利”。

鹿氏祠堂建筑经历了200余年的沧桑,如今在满目疮痍中获得了重生。在过去的年代,鹿氏祠堂做过被服厂、办公室和粮仓,虽然祠堂建筑没有损毁,但大量历史文物遭到破坏:鹿廷瑛的官服、朝珠等珍贵物品丢失,嘉庆皇帝敕建鹿氏祠堂的圣旨不知去向,所赐两盏金盅丢失,路口圣旨碑被砸毁,祭祀大厅内屏风红木骨架被拆掉,抱鼓石雕刻和碾头砖雕图案、瓦当被当作“四旧”用石灰、水泥涂抹,楹柱楹联用油漆涂抹,祠堂匾额被摘掉挪作它用……

进入21世纪,欣逢国泰民安之盛世,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。2013年,鹿氏宗族264人捐资30多万元,对祠堂进行了修缮,使鹿氏祠堂在同龄老槐树的掩映下焕发出勃勃生机,为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文化记忆。

往事如昨

家书抵万金

康勤修

“那一天清晨枝头,有鸟儿唱着挽留,多少泪水中牵挂,挥手告别故乡,栀子花开满窗口,开满窗口,千里万里行走,江河日夜奔流……”每当我听到这一曲荡气回肠的歌,就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告别了故乡和亲人,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。

犹记得,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下午,吃过母亲为我包的送行饺子,村里的民兵连长和我父母、弟弟、妹妹、二华哥等人,走了20多里山路,把我送到了县入伍部。

那天,母亲看到我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,人精神了不少,只是军装裹在我那单薄的躯体上,肥肥大大的,显得极不协调。母亲喜极而泣,不停地哽咽着,眼里噙着幸福的泪花。听弟弟妹妹说,在回家的路上,她抱着我换下的那身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和那双露着脚后跟的鞋子,心酸难受得哭了一路。

第二天中午,我们这批新兵就要离开家乡了。那天县入伍部大门口人山人海,送行的人们人挨人、人挤人,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。孩子就要离开家乡了,家长们一个个焦躁不安,放心不下,千叮咛万嘱咐……当我们背着背包上了大客车,从车窗内探出头来向亲人挥手告别时,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一个个哭成了泪人。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离开家乡、离开父母而落泪!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离别的场面,所以记忆深刻。

那一天,负责运送新兵的六辆大客车一字排开,摆满了县入伍部的大院子。客车的车头上挂着用红绸布扎的大红花,车身上贴着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”“踊跃应征,参军报国”等标语,新兵们胸前戴着大红花,个个精神抖擞。当大客车开出县城后,便一路往城北飞奔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颠簸,傍晚时分到达新泰火车站。稍稍休整了1个多小时后,我们上了一辆老式闷罐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,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火车车厢内部是什么样子。

这辆闷罐车走走停停,历时两天两夜,终于把我们送到胶东半岛腹地的军营里。在这里,开始了我的“兵之初”。

每一天清晨,我和战友们从练齐步、走正步、喊“一二一”起,迅速投入到新兵训练生活中,时刻准备上前线打仗。“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!”新兵连王连长这样动员说。在新兵连里,我们每个人都都很努力,大家都铆足了劲,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。

每一天,紧张枯燥的训练结束,我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,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。然而,那时通信技术还很落后,不像现在智能手机这么普及,新兵想家的时候,就靠写家信向父母倾诉一下,以排解想家

的寂寞。

“江水三千里,家书十五行。行行无别语,只道早还乡。”从古至今,哪里有漂泊,哪里有别离,哪里就有牵挂、有乡愁,哪里就有家书。新兵信多,是那时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部队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让战士写家信,这在当时军事训练强度大、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,十分难能可贵,充分体现了部队的人性化管理和以情带兵,尤其对新战士来说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

一到周末,新兵们就跑到军人服务社里,用平时省俭下来的津贴费,买来笔、信纸信封和胶水。回到宿舍,便迫不及待地写信纸铺在床板上,坐着小马扎给父母写家信,向家人汇报自己的学习、训练和生活情况,让亲人们放心。每封信的字里行间里,无不传递着浓浓的思乡情。

那时,我们写好家信后,都是由连部通信员到驻地邮局统一寄发,并在信封上加盖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红色三角戳,不用贴邮票。这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,尽管省钱不多,却让人感到自豪和温暖。
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诗人杜甫在《春望》中如是说,极言家书之珍贵。一纸家书,纸短情长。展开纸笔奋笔疾书,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。而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笺,一字一句地细细品读家书,一种见字如面的亲切感、幸福感,也会扑面而来。

“勤修吾儿,见字如面:你要听领导的话,好好干,好好表现,当个好兵……”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家书的开头,至今还清晰地记得。当年我在军营里收到的家书,都是父母托人代写的。我父母没有读过多少书,他们不会写信。父母的来信尽管没有大道理,都是一些大实话,但字字都是爱。每次阅读家书,那真是“见字如面”,就如同父母在眼前一样,感到格外亲切,尽管每封信上写的都是一些朴素的道理,但于我来讲却显得格外神圣。每当读完父母的来信,我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。

当年,那一封封满含父母深情的家书,时时激励着我,让我去做最好的自己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;那一封封充满父母期待的家书,它像一盏盏指路明灯,激励我求上进,伴我走过了漫漫从军路。一封封家书,寄托着父母的殷殷期望,传递着浓浓的骨肉亲情。

今天,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,现代通信技术进入百姓生活,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十分方便,人们几乎不再写信了。如今的边关哨所再也不是以往的信息“孤岛”了,戍边军人同样可以实时联通世界,既省时又便捷。作为一个有过20多年军龄的老兵,看到这些,我既感到高兴,更感恩这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。